

澳 门 风 云 系 列

AMFY

英雄无泪

〔澳门〕萧 显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英雄无泪

〔澳门〕萧 显著

藏书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孙燕生
封面设计 张妙夫 王 坚
插 图 莫小不

澳门风云系列

英雄无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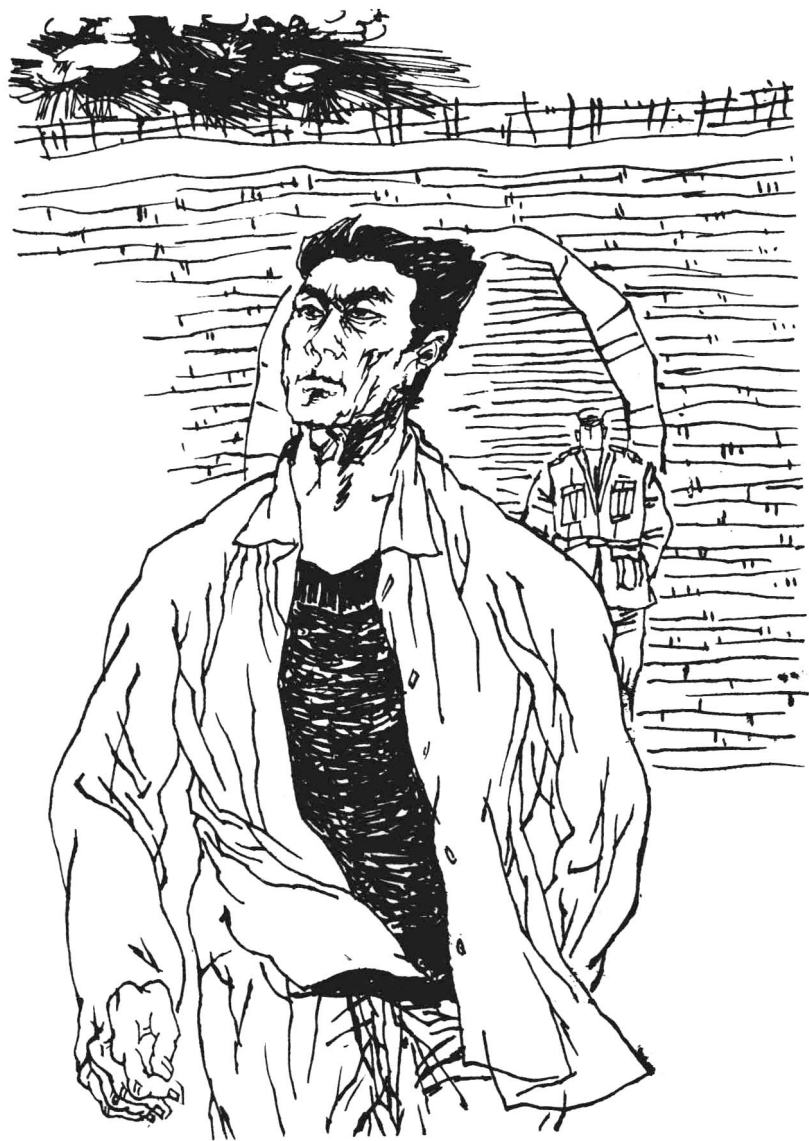
[澳门]萧 显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印 刷 杭新印刷厂印刷
开 本 787 × 1092 1/32
印 张 6
字 数 103 千字
插 页 1
日 期 1999 年 3 月第 1 版
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5339-1150-4/I · 1053
定 价 10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1. 英雄无泪·····	1
2. 患难真情·····	24
3. 另有真凶·····	51
4. 追查真凶·····	70
5. 窝藏嫁祸·····	92
6. 情逝如水·····	116
7. 无悔英雄·····	139
8. 天地真情·····	161



过。

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，双眼无神地望着前方，此时，一辆摩托车向他迎面驶来，这本来是一条公路，有车辆来往并不奇怪，所以他也不以为意，仍继续向前走。

那辆摩托车驶到李靖身旁忽然停了下来，骑者的头盔装有茶色的面罩，所以看不清其相貌。

李靖见那摩托车停在身旁，有点奇怪，因而也停下了脚步。

摩托车骑者把车停在李靖身边后，从怀中取出一张照片，原来照片上的人正是李靖，只是照片上的李靖神采飞扬，与今日的李靖简直判若两人。

骑者看看照片，又看看李靖，好似有点不敢肯定地问李靖道：“你就是李靖？”

李靖道：“不错。”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骑者并不答话，开动摩托车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便从他身旁掠过了。

李靖感到奇怪，何以一踏出监狱门口便有人找自己？那人是谁？又为什么显得如此神秘？身上又何以藏有自己入狱前的照片？

他正感到奇怪，不由得扭转头一看，这一看，顿时吃了一惊，原来那辆摩托车并未离开，就停在自己身后不远处，骑者正以手枪瞄准自己。

李靖感到不妙，连忙伏在地上，就在他伏下的同

时，摩托车骑者向他连开两枪，幸好他躲得及时，否则必死无疑。

很明显，摩托车骑者证实李靖身份后，作势驾车离开，然后在离李靖身后不远处停车，再拔出手枪从后暗算李靖，但李靖不期然一回头，把骑者的举动看在眼里。

骑者两枪落空，再发两枪，李靖连忙在地上打滚，那两枪只射在地上。

骑者好似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不可，又向他连发两枪，李靖不慌不忙，仍在地上打滚，骑者那两枪又未击中。

那骑者连发六枪而未击中，还不甘心，见李靖仍躺在地上，又向他开枪，但发觉子弹已用尽，连忙收起手枪，扭动摩托车马达，便向着仍躺在地上的李靖急速冲了过去，李靖见状，慌忙爬起身来，走到人行路上躲避。

骑者见他走上人行路，便越过行车线向他追去，但此时，迎面同一行车线上忽有一辆敞篷跑车驶来，骑者连忙避开。

只见那驶来的敞篷跑车由一个戴着黑色太阳眼镜的少女驾驶。

那少女见同一行车线上忽有一辆摩托车正高速行驶来，登时吓得面容失色，手忙脚乱之下，把方向盘胡乱地向左一扭，跑车便冲上人行路，并且发出一声巨

响，整辆跑车登时撞向路边的一根灯柱。

摩托车骑者技术精湛，而且也很冷静，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过了与跑车相撞。

李靖无暇理会车上少女，见那摩托车骑者正想离开，连忙快步从后追了上去。

摩托车骑者见杀不了李靖，又发生交通意外，且见李靖正怒气冲天地追来，他也不敢逗留，一踏油门，摩托车便如箭般驶去。

李靖见摩托车已逃之夭夭，恨得牙痒痒的，想起那跑车上的少女生死未卜，连忙折回跑车失事处。

李靖回到失事现场，只见跑车上的少女满面是血，而且双眼明显受了伤，在不断流血。

李靖立即意识感到，此少女之所以发生事故，是因自己而起，心中极为不安，摇着少女身体，急呼：“小姐，你怎样了？”

那少女却全无反应，李靖更担心，伸手探她鼻息，觉得她仍有呼吸，只是人事不省罢了。

李靖不知那少女伤势如何，更不知有没有生命危险，他知道如果打电话报警，再由救护车送少女进医院，这起码要相隔一段时间，他恐怕拖下去会危及此无辜少女的生命，情急之下，救人要紧，他不顾许多，打开车门，便把少女抱起，并且拿起她身边的手袋，然后等候车辆经过。

刚巧此时有一辆计程车经过，李靖连忙把车截

下，匆忙抱着少女坐上了计程车。

上了车后，李靖急得满头大汗，忙道：“司机老兄，马上去就近的医院。”

这个情形，不言自明，司机也知道应去什么地方。

然后李靖要求司机通过电话向警方报告交通意外的准确地点。

计程车以高速行驶，不久抵达一家医院，那少女马上被送去急救，然后李靖向驻医院的警员讲了事件经过。

李靖对警方说自己行经事发地点，忽见一辆摩托车超越行车线，刚巧受伤少女驾车驶至同一地点，伤者为了要闪避那辆摩托车，而把车开上了人行路，再撞着路旁灯柱而失事受伤，摩托车在事发后逃逸而去。李靖向警方隐瞒了被人狙击的真相，他是不想事件扩大，更何况自己入狱前及受刑期间与人无怨无仇，对竟然有人要杀自己而觉得事情有点蹊跷。

警方录取了李靖口供之后，再检查受伤少女的手袋，在手袋内发现伤者的身份证，因此李靖知道了那女伤者名叫胡惠子，二十二岁。

警方根据伤者身份证上资料，通知了伤者家人。

急救室门上的“手术在进行中”的灯箱仍亮着。

胡振东夫妇急得满头大汗在等手术结果，他们坐

立不安，李靖则呆呆地坐着，他内心极为不安，因为自己甫一出狱，便惹起了这宗“交通意外”，虽然罪魁祸首不是自己，但可以肯定，自己绝不能逃避这个责任，所以胡惠子是生是死，对他来说极为重要。

如果胡惠子不幸死去，他将会一生也不安乐。因为她的父母失去女儿，或许只是痛苦一段时期，但李靖会一生受到良心责备。

胡振东夫妇就是胡惠子的父母，约莫五十来岁，夫妇两人同样身躯略胖，看外表，就知道是富有人家。

胡氏夫妇当然已知道身边的李靖就是送女儿进医院的“好心人”，但他们还没有心情向李靖道谢。

胡氏夫妇不知道女儿的车祸是由李靖引起的，因为李靖没有讲，李靖大概也不会把真相告诉他们。

他们也不知等了多久，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，一名医生走了出来，胡氏夫妇及李靖紧张得连忙站起身来，并一同到医生面前。

胡振东声音颤抖地，忙问道：“医生，怎么样？我女儿怎么样了？”

李靖的一颗心急得在猛跳，也神情紧张地在等医生的答话。

那医生神色严肃，道：“幸好及时送进医院，否则再拖一会就很危险，现在你们可以放心，她已脱离了危险期。”

胡氏夫妇顿时面露笑容，一齐向医生道谢，李靖也暗暗松了口气。

胡氏夫妇觉得，除了医生的努力抢救外，李靖才是女儿的真正救命恩人，因为如果不是李靖及时把女儿送到医院，后果不敢想像，所以夫妇二人向李靖连番道谢。

李靖啼笑皆非，但也与他们客气了一番。

医生见他们喜形于色，面色有点沉重地对胡振东道：“令千金性命虽然无碍，但恐怕会双目失明。”

胡振东夫妇听了，仿佛一记焦雷打在头上，顿时耳中嗡嗡作响，灿烂的笑容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李靖的心也突然冷了半截。

医生又道：“令千金戴着太阳眼镜，汽车失事时，头部撞向前，把眼镜片撞破，碎片因而插入双眼。”

胡太太的眼眶湿了，颤着声音道：“她双眼可以医好吗？”

胡振东也急道：“医生，我们夫妇几十岁了，就只有一个女儿，你无论如何要替我们把她双眼医好。”

医生道：“暂时很难肯定她双眼会不会复明，要观察一段时间，你们最好找一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替她检查一下。”

医生说完便离开了，胡氏夫妇两个人都呆住了。

李靖的心一直往下沉，内心极为难过。

这时，一名青年急速地奔了过来，此青年年约二

十六岁，样子也长得不错，但有点花花公子的味道，只见他手执一束鲜花，神情有点紧张地来到胡氏夫妇面前，一面情急地道：“世伯，伯母，惠子怎样了？她伤得严重吗？”

胡太太在抽泣，青年暗吃一惊，追问道：“到底惠子怎样了？”

胡振东语带责备，道：“汉龙，你明知惠子驾驶技术不精，连驾驶执照也没有，你为什么把你的跑车借给她玩？”

那青年无暇解释，仍追问道：“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惠子情形到底怎样？”

胡振东长长叹了口气，好似已成定局，不想再提一样，胡太太则仍在饮泣。

李靖见那青年情急，插嘴道：“放心，惠子她已度过了危险期，生命无碍。”

青年随即松了口气，望着胡太太，道：“伯母，既然惠子无事，还哭什么？”

胡振东又向青年指责，道：“都是你不好。”

青年有点委屈，道：“世伯，我一直都反对惠子驾车的，但她偷偷把我的车钥匙拿去，把跑车开走了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胡振东又摇头叹息了一声。

青年望了望李靖，对胡振东道：“这位先生是谁？”

胡振东道：“幸好这位李先生及时把惠子送进医

院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青年露出感激神色,上前与李靖握手道:“多谢你,我名叫李汉龙,是惠子的未婚夫,先生怎么称呼?”

李靖道:“李靖。”

李汉龙道:“我那辆跑车是新买的,撞成什么样了?”

李靖见他关心自己的跑车比关心胡惠子还甚,心生反感,便答道:“完全撞毁。”

李汉龙听了,感到很心痛似的,无奈地摇了摇头,回头望着胡太太,见她仍在抽泣,上前好言慰解道:“伯母,惠子吉人天相,别再哭了。”

胡太太边抹眼泪,边道:“医生说,惠子可能会双目失明,你教我怎不伤心?”

李汉龙顿时呆了,喃喃地道:“惠子长得这么漂亮,从此双目失明,那如何是好?”

胡振东道:“汉龙,难为你了,我们都老了,惠子以后的日子就要你加倍照顾啦。”

李汉龙身不由己地点点头,梦呓般道:“我会的。”

李靖觉得再没有逗留下去的必要,趁他们不留意之际,便悄悄离去。

一间格调高雅,气氛和谐的餐厅,程子风独个儿坐在一角,看样子似在等人。

只见这程子风年约二十七八岁,样子斯文,穿一

套笔挺西装，看上去风度翩翩。

他故意选了一张面向餐厅正门的台子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门口。

过了一会，李靖走入餐厅，程子风已一眼看见他，顿时面露兴奋神色，连忙向李靖招手。

李靖也看见了程子风，同样一脸兴奋，向程子风的台子走了过去。

程子风已站起身相迎，二人甫一见面，竟忍不住互相拥抱起来，立刻引起了其余顾客的奇异眼光，但他们一点也不介意。

二人心情有点激动地拥抱了一会，然后程子风叫李靖坐下来，接着程子风向侍应要了一瓶白兰地酒。

程子风又道：“李靖，我今天太忙，没有时间去接你，不要怪我。”

李靖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既然你当我是兄弟，为什么还说这些话？”

程子风笑责道：“你也不对，当初为什么不登记我的名字，好让我去监狱探望你？”

李靖又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你是个好青年，且大好前途，我不想你和一个杀人犯扯上关系。”

程子风有点不悦，道：“为什么说这些话，我根本没有当你是犯人，当年你杀人，只是手枪走火而已。”

李靖呆木地道：“但我始终是个杀人犯。”

程子风更不悦，正想说话，此时侍应把酒送来了，

便改口道：“以前的事别提了，我们喝杯酒庆祝你今天重获自由。”说时已斟了两杯酒，把其中一杯送到李靖面前。

李靖拿起酒杯。怔怔地望着那杯酒，眼神有点呆滞地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懂喝酒，六年前的平安夜，就因为喝了几杯酒，所以才错手杀了人，从那天开始，我什么都完了。”

程子风见他对前途心事重重，好言慰解道：“听我的，别再想从前了，当年你是个头脑精明的好警察，凭你的头脑，你还有大好前程，为什么灰心？”

李靖呷了口酒，改变话题道：“有没有见过邓威和石自豪？他们怎样了？”

程子风喝了口酒，放下酒杯，道：“很久没有见他们了，自从你入狱之后，我们四兄弟已各散东西，但邓威和石自豪合股的生意听说做得不错。”

“你很少跟他们联络？”

“他们两个都是天生的生意人，现在已是成功商人，满身铜臭，说话三句不离本行，每次与他们见面，总是格格不入，倒不如不见。”

“大家始终是好朋友嘛。”

程子风笑道：“幸好他们两个当年经不住警察学校的严格训练而中途退学，否则他们当上了警察，社会上就少了两个成功的生意人。”

李靖道：“可能这就是人各有志吧。”

程子风道：“也许你说得对。”

李靖忽然低沉语气，道：“有没有见过伊丽？她怎样了？”

程子风叹息一声，摇头道：“别提啦，她就快结婚了。”

李靖顿时愣住了。

程子风劝道：“忘记她吧，这世上女子多得很。”

李靖一脸失落，叹道：“从我入狱的第一天开始，就料到有此一日。”

程子风道：“但你也不能怪她，当初你被判入狱九年，有哪个女子会等你九年？即使后来你在狱中行为良好，六年多后获释，也不能让人等你六年的。”

李靖心情更沉重，道：“我没有怪她。”

程子风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伊丽要嫁的人是谁？”

李靖摇摇头。

程子风道：“是你的好朋友，石自豪。”

李靖没有什么反应，道：“我入狱之前，叫自豪照顾她，可能这样他们就日久生情吧，自豪为人不错，而且事业有成，伊丽能嫁他，也是伊丽的造化。”

程子风道：“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李靖把酒一饮而尽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
程子风知道他心情不好，同时听见心爱的人要另嫁他人，心情就更为恶劣了，只好道：“暂时住在我家吧，日后的事再作打算。”